

福音见证

活出基督的人 希祝虔 Eugene Hill

1910-12/10/1992

希祝虔牧师是我属灵的导师，1981年九月我任职业工业界时在列治文华人浸信会遇见他，从他生命的流露，我明白了甚麽是柔和、谦卑、敬虔、知足、严谨、爱心、信心与毅力。他对基督托付的忠心和对中国人无私的爱深深地感动我，使我有福份回应神的呼召，放下我所爱的化学工程专业，成为一位全职牧养教会的传道人。

希祝虔牧师於1910年出生於德州诺克斯城（Knox City, Texas）的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。出生後没多久，父亲希班顿（Benton Hill）和母亲奥诗尼尔（Othniel）就带小祝虔搬到奥克拉荷马州罗屯（Lawtown, Oklahoma）的一个庄园。在祝虔之後，家中又添了六个弟弟。就在他即将小学毕业时，母亲因病，蒙主恩召。有一天，一位牧师来到罗屯，在父亲班顿的帮助下，建立了教会。当牧师在主日证道後向会众发出呼召时，祝虔立即走到台前决志信主，成为一个基督徒。

丧失爱妻的希班顿决定卖掉令人伤感的庄园，搬到靠近自己家人的地方居住。但当他带着所得的大笔现金，骑马返家的路上，不幸遭遇歹徒袭击身亡。父母双亡後，13岁的希祝虔到杜兰城与祖母同住，跟着舅舅工作，并得以进入当地一所中学就读。他不愿向祖母要钱支付学费和生活费，故每天早上五点到一间食品市场打工。身为长子的希祝虔身材高大，独自担负起照顾弟弟们的责任，暑假时到德州的油田去打工，虽然油田的工作非常危险，但是油井的工作待遇优渥。每天中午休息的时间，他自己就找个角落读圣经。在油田的工人，由於离家在外，再加上高危险性的工作，心灵多孤寂忧虑，但他们看到祝虔的脸上，却时常流露出平安与喜乐。终於有一天，有几个人来到祝虔读经的角落，请求祝虔带领他们查经、祷告。应油田工人的请求，祝虔改变了自己的计划。暑假结束後，他留在油田中继续带领查经祷告和聚会，同时亦应邀到榆景镇（Elmview, Texas）的教堂去牧会，那时他才17岁。

19岁那年，希祝虔辞去德州油田和榆景镇教牧的工作，回到奥克拉荷马的杜兰城，一边打工，一边在东南师范学院读书，同时还在一所乡村教堂讲道。两年半以後，他转到了奥克拉荷马浸信会大学就读，在那里认识他未来的妻子希师母露易丝（Louise）。希祝虔在奥克拉荷马州大毕业後，又到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城的神学院进修。露易丝则照着原来的计划要在三年内拿到学位。就在露易丝毕业那年，即1934年9月6日，他们在露易丝父母海瑞克夫妇的家中结婚了。

婚後，年轻的希牧师夫妇住在肯塔基的马窟镇（Horse Cave, Kentucky），因为当时希牧师仍在神学院深造，同时在马窟镇牧养教会。有一天，露易丝接到「海外宣道部」麦德理先生（Dr. C. E. Mddry）的电话，约他们马上赶往维吉尼亚州的列治文

（Richmond, Virginia），到美南浸信会的总部面谈。原来是浸信会在广州的「两广神道学院」（Graves Theological Seminary）校长梁根（Theron Rankin）博士即将离职，需要一位校长人选来接替他。面谈之後，总会认定希氏夫妇是最理想的人选。於是，他们立即辞别了马窟镇的教会，匆匆与亲人道别，於1935年12月13日搭乘「克里夫兰总统号」轮船前往中国。那年，希祝虔25岁。

希祝虔牧师和露易丝到达广州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广东话，这是一个非常不易学习的语言。在纪好弼医生（Dr. Rosewell H. Graves）的鼓励下，希牧师在一年内即打下良好

的粤语基础。当语言学习告一段落后，希祝虔一面在两广神道学院教书，一面在东山浸信会堂负责讲道和主日学的工作。他也经常搭乘公车，到附近的村镇去讲道，生活非常忙碌。有一次，希氏夫妇到一个小岛上度周末时，希祝虔不幸染上恶性疟疾，当即被送到香港一家英属医院急救。虽然他昏迷多日，但最终总算被抢救过来。

1936年10月，希牧师夫妇第一个女儿诞生了。但这个小小生命来到世上只几个小时，便悄悄地走了。他们心中哀痛万分，把她小小的身躯埋葬在附近一个宣教士与家属的墓地里。1937年7月，但他们第二个女儿降临时，正值「卢沟桥事变」之后。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，这个小生命也未能留住。他们怀着悲伤心将次女埋葬在她姐姐的旁边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在1937年7月底，北京和天津便告沦陷。由于广州是中国国军的军事基地，因此遭到日军飞机猛烈的轰炸。希牧师夫妇的房子是西式建筑，比一般民房坚固，所以每天都有许多人跑到他们家躲避轰炸，屋子里打满了地铺。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，怀有身孕的露易丝接受美国领事的命令前往厦门居住。就在广州沦陷后一个星期，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诞生了，这是一个男孩，希师母为他取名为「祝虔·班顿·希」（Eugene Benton Hill），没过多久大家都叫他「小虔」（Little Gene）。

由于日军的侵扰，安全堪忧，希师母只好带着婴儿从厦门转往香港避难。希祝虔牧师则继续坚守在广州东山郊区，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，成立「救饥中心」，救助了无数的难民，同时他也把福音传给患难中的人们，使人克服战争的恐惧，带给人希望与平安。当时西方宣教士已全部撤离，整个东山区只剩下他一个「白种人」。每个礼拜日，希祝虔除了在东山教堂，还要去其他几个教堂讲道，他更要尽力地保护当地的百姓。有一天，他得知沙河安老院有一批七、八十岁的老年妇女，每天都遭到日军们的强暴，再加上没有食物，许多人已奄奄一息。他就亲自开着卡车到安老院，把这些老人接到两广浸信医院，安置在隐秘的地下室里住下。有一次，日本兵到医院里搜寻，对着希牧师大吼大叫，并用刺刀刺伤他的身体，顿时血流如注。他跳跑，跳过墙，蒙神保守才保住了性命，为了保护这些老人他不顾自己的安危，真是一位为羊舍命的好牧人。

1940年，希牧师与妻儿回到美国度假。但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的宝贝儿子小虔不幸从五层楼窗口坠地身亡，当时他还不到两岁。万分悲痛中，他们把小虔葬在奥克拉荷马的祖坟内，然后希牧师仍按照原计划到肯塔基的神学院进修。长期劳累，再加上巨大的丧子之痛，希牧师终于病倒了。医生检查之后，发现他已患了严重的胃溃疡，情形非常危险。为了能使身体尽快复原，尽早回到中国宣教工场，他们接受安排，到气候比较温暖的德州圣安东尼奥去疗养。后来他的胃被切除只剩下原来的四分之一。

1940年12月7日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把美国卷入了世界大战。由于局势紧张，希牧师夫妇一时无法前往中国。他们只好先回到奥克拉荷马州待命。1941年9月1日，露易丝又生下了一个男婴，取名约翰。虽然喜获麟儿，希牧师仍然忘不了他在广州的主内弟兄姊妹，一直焦虑地等待时机奔赴中国。一直到1945年8月，希牧师才拿到护照。但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成行，因为希师母和约翰的护照未被批准。

希祝虔牧师是战后第一批回到中国的宣教士之一，也是第一个回到广州东山的人。当时的广州百废待兴，一人要当十人用。由于人手奇缺，希牧师只好临时兼任校长，担负起恢复两广神道学院的重任。1946年，西方宣教士陆续回到中国，希师母和小约翰也于同年6月来到希牧师身边。当时「两广浸联会」的主要事工是教育。1946年9月，秋季开学的时候，在东山的本校、以及在邻近诸省分校的学生，包括高中、初中、小学和幼稚园，总共有8500多学生。不幸的是，国共内战又起。1949年10月，中国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后，西方各国差会纷纷撤离。希牧师夫妇所属的「南中国宣道会」（South China

Mission) 决定留守不动，希牧师一家也继续留在东山。广东解放後，形势完全改变。共产党军队占据了东山校园，还利用校园广播站进行宣传。学校的教职员都要被集中接受政治教育。最後，中国政府向所有外国宣教士下了逐客令，希牧师一家於 1951 年离开他们所爱的中国。

回国後，希牧师的身体状况很不好，必须要彻底休养，医生停止他演讲和讲道六个月之久。待身体复原後，他马上到各处演讲，让大家了解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。他和露易丝虽然心系中国，但中国的大门毕竟是关闭了。不久，海外差传部决定开拓新加坡---马来亚地区，希祝虔夫妇成为最佳人选。1951 年 10 月，他们再度搭上威尔逊总统号，经日本、菲律宾到达香港；再换乘一架小型飞机抵达新加坡。希牧师在新加坡最早的福音据点在甘榜士叻 (Kampong Silat)，吸引当地许多青年人，很快教会就兴旺起来。不久，一对从香港神学院毕业的年轻夫妇---麦希真和陈永萱，应召前来，成为希牧师的同工，并成为该教会的牧师和师母。麦希真牧师日後担任新加坡神学院院长，成为普世华人教会的名牧。

在希牧师夫妇到达新加坡以前，新、马地区只有三间浸信教会。他们的到来，是美南浸信会在东南亚工作的起步。作为行政主任，希祝虔穿梭往来於新、马各岛屿、城市、乡村和丛林，开拓工场、建立教会、布道、主领圣餐、为人施浸、以及带领各种聚会。在东南亚五年期间，由於过度的劳累，希牧师曾发生三次严重的胃出血。有一次他连续流了几天的血，昏迷不醒，以至於连医生都放弃了，交待露易丝去准备後事。後來虽然奇妙地恢复了，但需要较长时期的休养。直到总会差派提普敦夫妇 (Dr. & Mrs. Tipton) 接替他们的工作，希牧师一家才不得不回美国休息。

1955 年 6 月，希牧师一家在归程中，顺访圣城耶路撒冷。回到得克萨斯州後不久，希祝虔接受医生的建议，再次做了胃切除手术，此後他的健康情况明显地改善。总部安排他去维吉尼亚州，负责总会中宣教教育部门 (Department of Missionary Education) 的工作。他一上任，就和露易丝马不停蹄地到各处演说，介绍东南亚的宣教工作。他的工作包括策划宣教工作、招募新宣教士、募款、编印发行各类期刊、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们的联络通讯，以及供给他们所需等等。在他任期内，宣教教育部扩展了一倍；他也曾四次到海外扩展事工。

1975 年底，希牧师年届 65 岁时，正式申请了退休。晚年专心致力於在华人中间的宣教和牧养工作，成为华人的好牧师、好朋友。他帮助列治文华人教会建教堂；帮助在维吉尼亚州、马利兰州一些华人教会成长。他曾为列治文的华人主持了 27 个婚礼和 72 个丧礼；他甚至帮助华人办理各样琐碎事务，包括到法庭作翻译，协调纠纷等。希牧师可说是在列治文的华人中，阐释基督之爱最完备的一个人了。他虽然是一个资深的宣教士和教会领袖，但总是默默地作着幕後的工作，许多人都深深地被他柔和谦卑的样式所感动。希祝虔那温煦而又诚实的人格像磁铁一样，把来自各个不同背景的华人，紧紧地吸引在一起。

1989 年夏天，列治文华人教会开始计划建堂，并为此选出一个建堂委员会。最初教堂的草图是由希牧师设计的，再经由在大学中教授美工设计的容灵光先生把它勾画成透视图。据容灵光弟兄说，当他要把完成的透视图拿出来时，非常的紧张，因为他把希祝虔草图中的许多地方都更改了，很担心希祝虔看了会不高兴，没想到，希牧师看了非常的喜悦，直夸他画得好，他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才落地。虽然在委员会中没有哪一个人比希牧师更适合做主席的了，但是，自从他在中国大陆时开始，就一直祷告期望在中国信徒当中，兴起领袖人才来为主做工。所以，他自始至终都作隐藏的摆上，为的是要让华

人弟兄们，有更多操练的机会。虽然，在建堂的事工上，希牧师甘居幕後，但实际上，他是最为忙碌、也最为重要的人。他不但为维州浸联会和列治文浸联会，游说到两笔最大的贷款，平时到其它美国教会聚会或讲道时，也不忘为华人教会建堂募些款项。由於他如此默默地付出与耕耘，许多会友都以不具名的方式，奉献出他们的存款。在美国建房子，所要交涉的官僚机构很多。由於建堂委员们平常都要上班，没有时间与这些机构交涉，於是希牧师便扛起了这些令人无奈，却又非做不可的事情。光是为建筑许可这一件事，他就往四十分钟路程以外的郡公所跑了五十次左右。那里的办事人员看他每天坐在旁边，为华人教堂的建筑许可耐心地等待着，便对他说：「你可骗不了我们，你是一个中国人准没错！」除了郡公所以外，其他与电力公司、电话公司、消防局、环保局、包工等的联络事项，也都是他在跑腿。大家看他如此辛苦，都劝他多保养自己身体，注意休息。但是他说：「你们还有时间，我却没有了。」

当一切准备就绪，终於举行破土典礼後，希牧师便成了全天候的监工，每天督促包工，查验各项工作是否作得完善，结果仅用半年时间，整个教堂便差不多完工了。1991年10月12日，列治文华人浸信会举行了献堂典礼，参加的人数近三百多人。许多会友都忍不住喜极而泣。此前希牧师自己曾说：「列治文华人教会将是神交给我的最後一件工作了」。

1992年圣诞节临近时节，冰雪交加，气候寒冷。12月10日那一天，希牧师在家里准备讲章，因为他要於12月13日主日到诺福克的第一华人浸信会讲道。午餐後，他和希师母开车出去买东西，回家的路上，因路滑车子失控，不幸与一辆货柜车相撞，以致使他自肩膀以下的身体都失去知觉。但他的头脑一直清醒，还一再关心妻子是否受伤，并关照她说：「你要打电话给艾伯·刘，告诉他我礼拜天不能去了。也许你可把我写好的信息寄给他，他可以念出来，它就放在我的桌子上」。不久，希牧师在马利兰州的长孙艾伦和他的妻小，在波士顿的次孙布鲁士，以及教会的牧师和几位会友都先後赶到医院。在众亲友的祷告及交谈中，希牧师渐感呼吸困难，於当日晚九时三十分安详地闭上眼睛，离世与主同在。在世享年82岁。

希祝虔牧师的追思礼拜在星期一举行，礼拜程序单上面写着的却是「庆贺希祝虔牧师的一生。」（In Celebration of the Life of Dr. Eugene L. Hill）许多与会人士穿着的不是黑色的礼服，而是色泽鲜艳活泼的衣服。可容纳近千人教堂里坐满了黄皮肤、白皮肤和黑皮肤的人，这是希牧师那超越种族的爱把这些人凝聚到一起的。所有认识他的中国人皆深有同感：他比我们中国人更爱中国人，也更能为中国人牺牲。他爱中国人是如此之深，以至他入殓时，身上穿着的是那袭他最喜爱的长袍马褂。追思礼拜最後由孟渝昭牧师以国语祝福结束：「正如当年以利亚离去时以利沙所作的祷告一样，愿主将赐给希老牧师勤恳、忠心、爱主的心，尤其爱中国人灵魂的心志，更加倍的赐给我们。阿们！」在《列治文新闻快递》报纸上一则报道中，引用了一段列治文浸信联会主席查尔斯·南恩（Rev. Charles B. Nunn）的感言：「希祝虔牧师虽然有一个白种人的身体，里面所包藏的却是中国人的灵魂。」（He may have an Anglo body, but he had Chinese spirit .）